天籁集编年校注

（元）白　朴撰　徐凌云　校注

安徽大学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籁集编年校注 / 徐凌云校注. —合肥:安徽大学出版社,2005.1

ISBN 7-81052-975-7

Ⅰ.天… Ⅱ.徐… Ⅲ.词(文学)—文学研究—中国—元代

Ⅳ.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8688 号

天籁集编年校注 **徐凌云 校注**

出版发行	安徽大学出版社	经 销	新华书店
	(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)	印 刷	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
联系电话	编辑室 0551-5108241	开 本	850×1168 1/32
	发行部 0551-5107784	印 张	7.375
电子信箱	ahdxchps@mail.hf.ah.cn	字 数	150 千
责任编辑	何 力	版 次	2005 年 5 月第 1 版
封面设计	孟献辉	印 次	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1052-975-7 / K·80 定价 13.00 元

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前言

白朴（一二二六——一三一二以后），本名恒，字仁甫，又字太素，号兰谷，原籍隩州（今山西河曲县），定居真定（今河北正定县），晚年徙家建康（今江苏省南京市）。金哀宗天兴元年（公元一二三二）蒙古兵围汴京，城破，七岁的白朴从此失去了亲生母亲张氏，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。父亲白华时出使邓州（今河南邓县），父亲的好友元好问收留并抚育了他，此后随好问辗转流寓于聊城（今属山东）、冠州（今山东冠县境）一带。蒙古太宗八年（公元一二三六）白华自邓州归真定定居。这年秋天，元好问乃送白朴返真定家中，故孙大雅《天籁集序》说他幼年「鞠于元遗山所。遗山教之成人，始归其家。」朴幼受教于元好问，又从父亲白华习「律赋专门之学」，颇有名声，深受元好问的赏识，尝赠之诗曰：「元白通家旧，诸郎独汝贤。」朴又少习举业，本有治世之志，但不久即逢亡国之变，又遭失母之悲，乃绝意仕进。元世祖中统二年（一二六一）中书右丞相史天泽屡欲以文学才识茂才异等荐之于朝廷，朴逊谢再三，始终不就。朴定居真定期间，曾来往于燕京（今北京市）、顺天（今河北保定市）、寿春（今安徽寿县）等地。中统三年，一二六二）出真定南下，漫游江汉。至元三、四年（一二六六——一二六七）又曾返

回真定，并在四年八月替真定总府贾文备作寿词，祝贺元世祖忽必烈五十二岁生日。至元六年（一二六九）白朴又离开真定往怀孟路（今河南沁阳、孟县一带）投父执杨果，与曲家奥敦周卿同游赏梅，赋词记之。至元十三年（一二七六）由河南经江汉至江西，在九江、岳阳一带滞留三年，登岳阳楼，观洞庭湖，并与元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吕师夔结为挚友，并赋词多首以纪其事。至元十六年（一二七九）春正月，白朴离开江西经维扬（今江苏扬州市），看望了在江淮行中书省做官的弟弟白恪，并决定南迁建康。至元十七年（一二八〇）春天，白朴举家自真定南迁建康，从此定居。白朴定居江南时期，再一次拒绝监察师董瀛（名巨源）的荐举，甚至写词和他绝交，而屡次来往于镇江、扬州、杭州、平江（今江苏省苏州市）之间，放情山水，优游诗酒，直至逝世。其卒年约在元仁宗皇庆元年或二年（一三一二——一三一三）以后，时白朴已八十七或八十八高龄。后以长子镀贵，赠嘉议大夫、太常礼仪院太卿。

白朴不仅学识渊博，而且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，他一生写下了杂剧十六种，今天传世的还有两种。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》和《裴少俊墙头马上》一直受到人们的好评，其中后者直到今天还在舞台上被许多剧种演出；另外一种《董秀英花月东墙记》经后人改窜，已非白朴原作；另《韩翠屏御水流红叶》、《李克用箭射双雕》二种尚有残曲存世。散曲存世者尚有小令三十六首，套数四套。诗已佚。词有《天籁集》存世。

白朴在杂剧、散曲方面的成就是突出的，被人称颂为元曲四大家（或六大家）之一，而他在词方面的成就也是很高的，但在这方面不仅鲜为人道及，而且毁誉也极不一致。与白朴同时代的王博文在《天籁集序》中称赞白朴的词「辞语遒丽，情寄高远，音节协和，轻重稳惬。凡当歌对酒，感事兴怀，皆自肺腑流出。余因以天籁名之。噫！遗山之后，乐府名家者何人？残膏剩馥，化为神奇，亦于《太素集》中见之矣。然则继遗山者，不属太素而奚属哉？」王博文与白朴既同出元好问之门，又为白朴的挚友，他对白朴词的评价，当然不无溢美，但序言中有两点却是千真万确的，一是感情的纯真，即王氏所言「皆自肺腑流出」；二是师法元好问，并被当世誉为元的继承人。明初的孙大雅在替《天籁集》作序时说：「余惟先生词章翰墨，挥洒奋迅，出于天才。」又说：「先生出处大节微而婉、曲而肆，庸人孺子所不能识。」这些虽然主要指白朴的为人处世，但也涉及白朴词的风格。清初词坛领袖、浙派创始人朱彝尊在校完《天籁集》后曾写道：「兰谷词源出苏辛，而绝无叫嚣之气，自是名家。元人擅此者少，当与张蜕庵（张翥号）称双美，可与知音道也。」（见《四印斋所刻词·天籁集跋》）。朱彝尊校订《天籁集》虽系受白朴裔孙驹（千里）的中表杨希洛（即杨友敬）的拜托，但作为一代词宗的文坛巨子，对白朴词的赞赏和推重却是由衷的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在介绍和评价白氏《天籁集》时这样说：「朴词清隽婉逸，意惬韵谐，可与张炎玉田相匹……书（指《天籁集》）虽晚出，而倚声家未有疑其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伪者，盖其词采气韵，皆非后人之所能，因一望而知为宋元人语矣。」张炎为南宋后期著名词人，词宗姜夔，其词音律谐婉，苍凉激楚，多寓身世家国之悲，为婉约派后期的重要作家。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对白朴词的评价不仅可以看出白朴在元代词人中的地位，还可以看到他的词风兼有豪放、婉约两派之长。但近代著名的学者王国维却对白朴的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，他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：「白仁甫《秋夜梧桐雨》剧，沈雄悲壮，为元曲冠冕。然所作《天籁词》，粗浅之甚，不足为稼轩奴隶。岂创者易工，而因者难巧欤？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。」通观《天籁集》，粗浅之作确实存在，如《水调歌头·咏月》、《念奴娇·中秋效李敬斋体，每句用月字》、《朝中措·题阙》等，但如果说《天籁集》全部都是「粗浅之甚」，不仅失之片面，而且也很不公道和很不实事求是了。我们认为现存白朴《天籁集》，就其思想内容、艺术风格、语言技巧来考察，在元人词作中，都应该说是上乘。特别是把它放到中国词的发展历史中来衡量，不仅值得重视，而且应该给予一定的地位和较高的评价。白朴应该算是元代代表词人之一。

白朴的《天籁集》留给我们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，首先它展示了白朴入元以后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。明孙大雅在《天籁集》序中说白朴「先生少有志天下，已而事乃大谬。顾其先为金世臣，既不欲高蹈远引以抗其节，又不欲使爵禄以污其身，于是屈己降志，玩世滑稽，徙家金陵，从诸遗老放情山水间，日以诗酒优游，用示雅志，以忘天下。」孙

大雅的论断基本上是正确的，白朴由金入元，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八十年左右，且金亡时他才九岁，故国之思、黍离之痛在《天籁集》中确时有反映，如《石州慢》（丙寅九日，期杨翔卿不至，书怀用少陵诗语）、《水调歌头》（感南唐故宫，就檃括后主词）、《沁园春》（保宁殿凤凰台，太白留题在焉。宋高宗南渡，尝驻跸寺中，有石刻御书王荆公《赠僧》诗云：「纷纷扰扰十年间，世事何常不强颜，亦欲心如秋水静，应须身似岭云闲。」意者当时南北扰攘，国家荡析，磨盾鞍马间，有经营之志，百未一遂，此诗若有深契于心者以自况。予暇日来游，因演太白、荆公诗意，亦犹稼轩《水龙吟》用李延年、淳于髡语也。）等，但由于金元之间的复杂关系，再加新兴礼学的影响不如南方大，故一般由金入元的遗老遗少很少像南宋士大夫中那些以死相拒的人，一般只是入元不仕，如白朴的父师辈白华、元好问、王若虚等。白朴受上述因素影响，再加幼年失母的创痛，故他坚决不做元朝的官，不过拒绝的方式有所区别，如王博文《天籁集》序中所提到的与白氏父子有密切关系的元代开国元勋史天泽，对他的荐举则再三逊谢，婉言拒绝；而对一般关系的淮东按察使董瀛（即监察师巨源）的推荐，则不客气地坚决拒绝，并写《沁园春》一首，借嵇康与山涛绝交事，以表示自己的态度。不做元朝的官，不等于反对元朝的一切，他在《西江月》（题阙）中写道：「四海幸归英主，三山免化飞仙。大家有分占桑田，近日蓬莱水浅。」以欢快的心情歌颂了元朝灭南宋，统一中国。元世祖至元年间屡遣使欲通好日本，结果往往竟不报或稍事敷衍，十七年（一二八〇）二月，日本竟杀元朝信使杜世忠等，九月，元世祖忽必烈发兵十万，命范文虎将之，征日本。十八年八月因风惨败于平壶岛五龙山。以后直至至元二十三年（一

二八六）因征安南，才罢征日本。白朴对这一重大事件，表示了明确而坚定的支持，他在《木兰花慢》（题阙）一词中写道：「伏波事业照青编，薏苡又何冤？笑蕞尔倭奴，抗衡上国，挑祸中原。分明一盘棋势，谩教人、著眼看师言。」对元朝灭南宋的战争和作战英勇的著名将帅，他是赞许和歌颂的，如亳州屯战的统帅张柔、开州之战的主将史枢，并都为他们写了专词，如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（题阙）和《水龙吟》（送史总帅镇西川，时方混一）。不仅这些著名的将帅，就连那不太知名的杨仁风，他也不遗余力地吹捧，如《水龙吟》（九月四日，为江州总管杨文卿寿）中就这样写道：「雁门天下英雄，策勋宜在平吴后。金符佩虎，青云飘盖，名藩坐守。千里江皋，一时淮甸，扫清残寇。看人归厚德，天垂余庆，阶庭畔，芝兰秀。」甚至对南宋降元的吕文焕、吕师夔，都不止一次地写词歌颂他们，如《水调歌头》（至元戊寅为江西吕道山参政寿）、《沁园春》（十二月十四日为平章吕公寿）等，后一首写道：「盖世名豪，壮岁鹰扬，拥兵上流。把金汤固守，精诚贯日，衣冠不改，意气横秋。北阙丝纶，南朝家世，好在云间建节楼。」吕文焕为南宋守襄阳三年多，直至弹尽援绝，才被迫投降。白朴在词中既肯定他坚守襄阳的气节，又赞颂他顺时应势投降元朝的变节行为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白朴的气节观，并不过分责备失节行为，而却相当重视和肯定忠于职守的品德，表现了他的通权达变思想。有人认为白朴为元世祖忽必烈大唱赞歌，并举《春从天上来》（至元四年，恭遇圣节，真定总府请作寿词）为例，可惜他忘了这首词是白朴应地

方父母官、张柔部下真定总府贾文备之请代写的，贾文备与白朴关系如何，缺乏佐证，但白朴与张柔的关系却非一般，白不仅为他本人作词，还为张的夫人毛氏写过两首词（《垂杨》和《秋色横空》），有鉴于此，我们就很难说《春从天上来》一词是出自肺腑之言，还是代他人歌功颂德。当然，我们并不认为白朴对元世祖忽必烈有什么非分之言，但也不必说是大唱赞歌，这样似乎更接近于事实吧！有人认为白朴词对元朝吏治多加称赞，很少「抨击不满之语」，并举《沁园春》（送按察司合道公赴浙东任）为证，其实只不过是白朴对友人的酬应和鼓励，同时寄托着兵燹之余饱受国亡家破、流离颠沛之苦的白朴对安定升平的一种期望，这从《木兰花慢》（己丑送胡绍开、王仲谋两按察赴浙右、闽中任）一词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。当然，白朴也有对现实不满的一面，如《满江红》（用前韵留别巴陵诸公，时至元十四年冬）借感叹岳阳楼的兴衰，暗示了十九年前元军在岳阳的一次大屠杀，据《元史》卷四《本纪》第四《世祖》一：岁己未（一二五九）九月，忽必烈命大将拔突儿（一作拔都）率舟师围岳州，并陷之。元初诗人郝经在他的《陵川集》中用《巴陵女子行》（并序）记下了这次屠城经过，白朴在词中进行了比较隐晦的揭露和抨击。另一首《朝中措》（题阙）对一次蝗灾中人民流离失所、「委填沟壑」，表现了高度的同情和哀痛，间接谴责了官府的无所作为和束手无策。这些词在《天籁集》中虽不占多数，但它却说明了白朴的爱憎分明，该肯定的就赞同歌颂，该否定的就揭露抨击。总的来看，白朴作为长期生活在元朝统治下的

臣民，他并不因为是一个被元王朝消灭了的金代的遗民而仇视元朝，他对元朝的治国方针、内外政策基本上是拥护和肯定的，但有一条却是极不妥协的，那就是自己绝对不做元朝的官，但不反对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白恪，甚至自己的长子镀、次子铖去做元朝的官（见《白氏宗谱》），这些就是白朴的基本政治态度。其次，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教育影响，世受金朝恩惠的仕宦之家出身的文人，他又不能完全忘怀对自己故国的思念，如《石州慢》（丙寅九日，期杨翔卿不至，书怀用少陵诗语）「千古神州，一旦陆沉，高岸深谷。梦中鸡犬，新丰眼底，姑苏麋鹿。少陵野老，杖藜潜步江头，几回饮恨吞声哭。」这里引用杜甫在安史之乱中被俘，在长安时写的《哀江头》诗意，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；而且白朴写这首词的丙寅（即元世祖至元三年，一二六六），上距金亡已三十三年，时间过了这么久，对故国的怀念仍牢牢萦回在心灵深处，感情真挚、深沉。十四年以后，白朴迁居建康，写下了大量感怀六朝遗迹的词，如《夺锦标》（庚辰卜居建康，暇日访古，采陈后主张贵妃事，以成素志。按后主既脱景阳之厄，隋元帅府长史高颎竟就戮丽华于青溪，后人哀之，其地立小祠，祠中塑二女郎，次则孔贵嫔也。今遗构荒凉，庙貌亦不存矣。感叹之余，作乐府《青溪怨》）、《水调歌头》（初至金陵，诸公会饮，因用《北州集·咸阳怀古》韵）、《水调歌头》（诸公见赓前韵，复自和数章，戏呈施雪谷景悦）、《水调歌头》（感南唐故宫，就隐括后主词）等等，无不寄托了对故国的哀思，只是国亡已近半个世纪，自己又进入了人生的晚年，不再采取明显的、直接的手法，而是通过对古今兴

废，人世沧桑变化的慨叹寄托对故国的哀思。白朴自汴京丧乱，随元遗山流寓山东、河北，后虽定居真定，但仍不时外出，飘游河南、江汉之间，特别是滞留江西三年时期，心情是比较沉郁的，作为游子，时时流露出强烈的对故乡的热爱和怀念，如《水调歌头》（北风下庭绿）、《念奴娇》（题阙）、《念奴娇》（壬戌秋泊汉江鸳鸯滩，寄赠）、《朝中措》（题阙）、《贺新郎》（题阙）等等，这种心绪到晚年定居江南以后，仍时时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，如《风流子》（丁亥秋，复得仲常书，有楚星燕月，千里相望，何时会合，以副旧游之语。就谱此曲以寄之）、《玉漏迟》（题阙）、《木兰花慢》（歌者樊娃索赋）等等，这种自古有之的题材，并不新鲜，问题是在白朴词中是否有一些新的含意。自金亡后，白朴遭受了母失家破的痛苦，又长期寄人篱下，几度南游，也有寄食秋风之嫌，故心情是沉郁的、痛苦的，这在前举《木兰花慢》（歌者樊娃索赋）中「想故国邯郸，荒台老榭，尽赋《招魂》。青山几年无恙，但泪痕、差比向来新。莫要琵琶写恨，与君同是行人」明显可以看出；《摸鱼子》（复用前韵）中说「生平苦。走遍南州北府。」走南闯北、游山玩水，应是人生一大乐事，而白朴却以为苦，除了旅途的车马劳累之外，肯定有深意在。不愿出仕、到处漂泊，故曰「天涯倦客」（见《风入松》咏红梅将橙子皮作酒杯）、曰「行人」（见《木兰花慢》歌者樊娃索赋）、曰「沦落天涯」（见《玉漏迟》段伯坚同予滞留九江，其归也别侍儿睡香，予亦有感）、曰「三年浪走」（见《朝中措》题阙），这些都反映了白朴「有心遁世，无地栖身」（见《朝中措》题阙）的思想矛盾。孙大雅在《天籁集序》中说白朴国亡后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「屈己降志，玩世滑稽，徙家金陵，从诸遗老放情山水间，日以诗酒优游，用示雅志，以忘天下」。从《天籁集》所存词来看，忘天下虽然未必，但放情山水、诗酒优游、玩世滑稽，倒是确实，如《水龙吟》（遗山先生有《醉乡》一词，仆饮量素悭，不知其趣，独闲居嗜睡有味，因为赋此）借庄周梦蝶、陈抟高卧抒发内心忧郁、苦闷，借古诵今，寓庄于谐，确有玩世不恭、飘然出世之想；另一首《水龙吟》（用前韵，赠答光辅）借渊明、太白诗酒情趣，用示雅志，「人生何苦，红尘陌上，白头浪里」（同上）颇有不食人间烟火之思；《沁园春》（夜枕无梦，感子陵、太白事，明日赋此）中「乘兴而来，造门即返」的适性，《西江月》（渔父）的醉乡沉梦，管甚「陵迁谷变」的豁达心怀，都说明这种玩世滑稽，顺乎自然的态度，与其说是一种追求，毋宁说是寻求着另一种解脱。白朴晚期定居江南之后，除了放情山水，诗酒优游，归隐遁世的思想更加明显、强烈，如《水调歌头》（拟游茅山，赠心远提点）、《摸鱼子》（复用前韵）、《木兰花慢》（题阙）、《西江月》（渔父）、《清平乐》（题阙）等等，无不表现了这种思想和态度。白朴这种思想情绪的产生，不仅仅因为他有着国亡、家破、母失的切肤之痛，而且因为他深受庄子哲学的熏陶和启示，这在他的《天籁集》中可以明显地看到。庄子主张泯除事物差异，物我两忘，达到无待、无己境地，使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，提倡清静无为、顺其自然、随遇而安。这些都与白朴不愿仕进，与世无争的境遇不谋而合；另外再加元代道教的兴盛，道家思想的广为流传，使不得重用或不愿被重用的广大知识分子找到了一个思想上

的寄托。元代文人的诗、文、词、曲中大量反映了这种思想和题材，白朴《天籁集》中的两首《水调歌头》（丙戌夏四月八日，夜梦有人以《三元秘秋水》五言谓予，请三元之义，曰上中下也。恍惚玩味，可作《水调歌头》首句，恨秘字之义未详。后从相国史公欢游如平生，俾赋乐章，因道此句，但不知秘字何意？公曰秘即封也。甫一韵而寤，后三日成之，以识其异。）与（予既赋前篇，一日举似京口郭义山，义山曰：「此词固佳，但详梦中所得之句，元者应谓水府，今止咏甲子及《秋水》篇事，恐未尽也，因请再赋。」）又一首《水调歌头》（拟游茅山，赠心远提点。）《水龙吟》（遗山先生有醉乡一词，仆饮量素悭，不知其趣，独闲居嗜睡有味，因为赋此。）《满江红》（题吕仙祠飞吟亭壁，用冯经历韵。）《沁园春》（夜梦，就树摘桃啖之，于中一枚甘苦，觉而异之，因为之赋。）等等，都明显地反映了白朴与道士往来及受庄子思想熏陶的影响，这些思想甚至在他的散曲中也得到充分的反映。从以上分析来看，白朴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，虽然有积极的一面，但就其主导方面来看，是消极的，甚至可以说是逃避现实的，但结合白朴的身世、时代，又是可以理解和应该适当肯定的。

《天籁集》还有不少是白朴叙述或追忆青年时代冶游风月场之作，如《满江红》（庚戌春别燕城）、《念奴娇》（壬戌秋泊汉江鸳鸯滩寄赠）、《木兰花慢》（为乐府宋生赋。宋字寿香，燕城好事者为渠写真，手捻荼蘼一枝）、《朝中措》（题阙）等等，甚至到老年他和不少歌儿舞女关系还相当密切，贾仲明在《录鬼簿》吊词中说白朴「拈花摘叶风诗性。得青楼，薄幸名」也正与此相合，这对研究和理解白朴为什么在词、散曲、杂剧中都那么喜欢写爱情题材而且写

得那么好一定会有帮助。《天籁集》还有近五分之一的词是写应酬题赠的，虽有不少乏味平庸之作，但从中可以看出白朴的交游关系和为人处世的态度，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朴的交游，有人觉得白朴一方面坚决不做元朝的官，另一方面又和许多元朝的达官显宦交往甚密，这似乎不好理解，如果我们把《天籁集》中提到与白朴有交往的人作一番分析研究，就可以从中悟出一些道理来。按《天籁集》中所提到与白朴有交往的共六十二人，其中除十五人身份不明外，有十一人为金朝遗老、平民百姓及歌儿舞女、道士等，另三十六人均为元朝官吏或眷属，其中确可算得上达官显宦者二十八人，数量确实可观，然大部分事出有因，如李治、杨果、史天泽、张柔、史枢、贾文备等，或为父执，或为父亲的恩人，或恩人家族中人，或恩人的部下；有的是父亲的入门弟子，如程介甫（思廉）；有的是师父元好问的弟子，如王博文（子勉）、王仲常（思廉）、王恽（仲谋）等与白朴均为同门。还有的更是亲戚，如卢挚（处道）则是朴弟白恪的内兄。也有的是同乡，如李文蔚、杨仁风（文卿）、郭天锡（祐之）；有的则同是著名曲家，如奥顿希鲁（周卿）、李文蔚、卢挚（处道）、胡绍开（祗遹）等，他们之间的来往、应酬，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和正当的。当然也有少数达官显宦，白朴为什么和他们往来，个别人甚至关系密切，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，还弄不清来龙去脉和缘由，如吕文焕、吕师夔叔侄，李处巽（元让）、李治（景安）等，但就其人数来说，在《天籁集》中毕竟是少数，而且都是白朴五十岁以后流寓

或定居江南时所结交的朋友，对白朴的思想不会产生重大影响，何况吕氏叔侄与白朴交往时，均已快要权势衰落或已退出政治漩涡了。这里并不排除白朴对他的那些亲友的吹捧和赞美，或代为吹捧和歌颂其他人，但找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就不会误解或随意褒贬了。

《天籁集》中还有近二分之一的词是白朴飘游南北时所作，或吊古、或咏物、或写景、或抒怀，这些词作不仅记下了白朴的足迹，而且可以看出他的旅途生活、思想情绪、审美观点等等，甚至可以看出他对事物、对生活、对古今、对人生的想法和看法，前面作者小传中的材料，就是从这些词作中分析或排列出来的。这些词也是研究白朴思想的重要的、不可缺少的部分。

从《天籁集》还可以看到白朴的文风、学识和与对前人的师承关系。前人对白朴词的评价我们已在前面详细引述过，至于其词的风格，归纳起来，可以说是清隽婉逸、豪爽奔放、辞语遒丽而又质朴、音节协调而谐和、感情真挚而深沉、用典熨帖而无痕，兼有宋词婉约、豪放两派之长，而以豪放为主。但白朴的词也有不足之处，一是部分词作稍嫌粗糙，如前所举《水调歌头》（咏月）等。二是有不少词喜欢化用前人词语，缺乏新意和创见，如《水调歌头》（感南唐故宫，就隙括后主词）、《沁园春》（保宁殿即凤凰台，太白留题在焉。宋高宗南渡，尝驻跸寺中，有石刻御书王荆公《赠僧》诗云：「纷纷扰扰十年间，世事何尝不强颜，亦欲心

如秋水静，应须身似岭云闲。」意者当时南北扰攘，国家荡析，磨盾鞍马间，有经营之志，百未一遂，此诗若有深契于心者以自况。予暇日来游，因演太白、荆公诗意，亦犹稼轩《水龙吟》用李延年、淳于髡语也）、《石州慢》（丙寅九日，期杨翔卿不至，书怀用少陵诗语）、《宴瑶池》（《宴瑶池》本名《八声甘州》，乐府《八声甘州》名颇鄙俚，予爱其法雅健，因采东坡《戚氏》一篇，稍加隳括，使就新翻，仍改其名）、《满庭芳》（屡欲作茶词未暇也。近选宋名公乐府黄、贺、陈三集中，凡载《满庭芳》四首，各有得失。复杂用元、寒、删、先韵，而语意不伦。仆不揆狂，斐合三家奇句，试为一首，必有能辨之者）等等。三是少数词风太近于曲，如《西江月》（渔父）、《朝中措》（题阙）等等。当然最后一点也是元代能写散曲、杂剧，又能写词的文人的通病。从《天籁集》中也可以看出白朴博览群书，学识渊博，涉及一百四十多部书，包括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大类。从时代看，上自先秦，下讫南宋。从经书方面看《诗经》和《易经》使用得最多；史书方面，《晋书》排在第一，《史记》排在第二，《汉书》排列第三，至于别史、野史之类也多所涉及，如东汉赵晔的《吴越春秋》和晋常璩的《华阳国志》等；子书方面，庄子、孔子、列子、孟子等人之书无所不包，但以引用庄子著作为最多；另一个特点就是大量引用笔记、小说，如《穆天子传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、《搜神记》、《南柯太守传》，直到宋张君房编的《丽情集》；集部方面，除大量运用诗文总集或选集，如萧统《文选》，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外，个人总集提到或引用得最多的是庄子、屈原、陶潜、李白、白居易、苏轼、辛弃疾等。白朴还引用了《道藏》及《道藏》中重要著作《云笈七签》，也涉及佛教中的经文，如东晋法显翻译的《大般涅槃

经》。白朴还广泛运用了北宋两部著名的类书《太平御览》和《太平广记》。在这一百零四首词中竟涉及和运用了如此众多的书籍，不仅可以证明白朴的学识渊博，而且可以看出他对前人古籍的志趣、爱好，为人们研究白朴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和线索。在《天籁集》中涉及《庄子》的竟占十一首十八处之多，几乎占现存词的十分之一，庄子哲学对白朴思想影响是明显的、深刻的。其次引用苏轼诗词或典故也达九首之多，可以看出苏轼那种旷达、豪放不羁的情怀和想象丰富、善用夸张、语言奔放的艺术特点，无疑给了白朴以重大影响。至于李白则主要是接受其诗酒优游，佯狂傲世的飘逸精神和丰富奇想的浪漫主义手法。当然影响最直接也最大的要算其父亲挚友和授业恩师元好问了，白朴不仅在思想上、创作上，甚至在写作技巧、布局谋篇上都深受其师元好问的影响，爱化用前人词语，就是其中比较明显的一点。《水龙吟》（遗山先生有《醉乡》一词，仆饮量素悭，不知其趣，独闲居嗜睡有味，因为赋此。）和《水调歌头》（予儿时在遗山家，阿姊尝教诵先叔放言古，今忽白首，感念之余，赋此词云。）更是直接化用元好问《水龙吟》（陈希夷《睡歌》，有契予心，因衍之。）和《放言》五古两首词、诗。无怪乎王博文在《天籁集序》中要说：「遗山之后，乐府名家者何人？残膏剩馥，化为神奇，亦于《太素集》中见之矣。然则继遗山者，不属太素而奚属哉？」王博文这些评价并没有拔高白朴，说明他不仅直接师承元好问，而且有所发展，这确是切中肯綮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